

● 本书献给每一个善待女人的男人 ●

□ 李月峰 / 著

暗香 无痕

FAINT
SCENT'S
NO SIGNS

女人比男人更能经受住
幸福和不幸的考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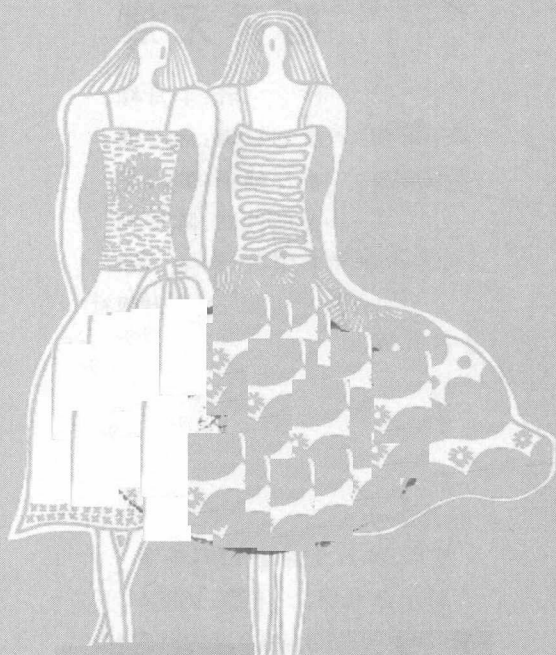
Women are capable of greater
happiness and of greater
unhappiness than men.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暗香无痕

Faint Scent's No Sign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暗香无痕/李月峰著.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4.2

ISBN 7-5387-1847-8

I.暗… II.李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01156号

暗香无痕

作 者:李月峰

策划编辑:焦 瑛

责任编辑:郭力家

责任校对:陈华利

装帧设计:老 家

出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社址: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

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

发行: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
印刷: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

开本: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:254千字

印张:10.5

版次:2004年2月第1版

印次:2004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5000册

书号:ISBN 7-5387-1847-8/I·1742

定价:24.00元

楔子

显然,李因因被带走是有先兆的。有些奇怪,人们的意识中,仿佛总觉得天气的好坏与某件事、某个人的命运有关。那天,的确有一点点的不同寻常。本来拨云见月的傍晚,在瞬间,响起了隆隆的雷声,层层乌云在空中打着滚,伴随着闪电和炸雷,倾盆大雨从空中泼洒下来。风起了,像豆子似的雨,被风刮得直打旋儿。目睹这一场雨的人们对肆虐的大雨惊叹不已。然而,几分钟后,骤然的,急似风暴的雨消失了,乌云以最快的速度散去,快得几近神奇,又多少像做梦的感觉。就在这样一个夜晚,一向以前沿和边缘“艺术”表演著称的芭娜娜夜总会,竟推出了一场专门的芭蕾舞演出。芭蕾舞这种艺术差不多被人们认为是上个世纪的东西了,有历史的意味,而更出乎光顾芭娜娜常客们意料之外的是,那个在五光十色的舞台上,跳肚皮舞和现代舞的李小姐,竟然还会跳这种踮着脚尖儿的功夫舞蹈。

今夜首推芭蕾舞专场:

由前芭蕾舞团著名演员,曾获得过俄罗斯皇家芭蕾舞艺术团体颁发的银舞鞋奖,夜总会特邀舞蹈家李因因小姐激情献演:《天鹅之死》。

夜总会入口处,大理石柱子上的一幅醒目的海报下,一个男人站在那里吸烟,不时瞟一瞟海报上的内容,他在那里站了很久。夜总会的保安和大堂小姐都认

识他，五环房地产公司的马民生总经理，他和夜总会老板金昌浩有交情，也捧李因因的场子。最初他送李因因最昂贵的花篮，每每拉来一班人马欣赏李因因的舞姿。那一阵子，李因因来夜总会，总是从这位老总那辆黑色的大轿车上下来。有人就说，这个舞娘被马总包下了，她不会再跳舞了。但李因因并没停止在夜总会跳舞。后来马民生来夜总会的次数逐渐少了，八成是他又看上了别的更年轻的女孩子了，而李因因身边又有一个神秘的男人出现了，据说还是个政府官员。传这些话的都是出入夜总会的那些赶场和转台的小姐们，这些像同一个模子中出来的女孩子——同样的年轻，一律染着头发，梳成各种发型——队伍中，流言蜚语最多，她们似乎无所不知：哪个老板的手纹如何了，面相又怎样了，将来谁会倒霉了，谁会发财了种种，叽叽喳喳，尖刻无情，又总是幻想着自己从中脱颖而出，能靠上一个像模像样的大老板。像马民生这样的大老板，她们转不到这个台份上来，所以，面对着从黑色大轿车上下来的李因因，不免酸溜溜的——别那么得意，有她好瞧的。

仔细想来，芭娜娜的芭蕾舞之夜，似乎是最适合给这个故事做终结的，或者说是给李因因的故事做结局。那天，如果留意一下，就会发现在场内有几个非同一般的看客，他们穿深色夹克衫，神情庄重，不苟言笑，由金昌浩老板陪同，除了接受金老板递过来的香烟，拒绝茶点酒水，端上来的大果盘原样端了回去。

等到李因因谢幕时，舞台两侧垂绒大幕刚一启动，这几个人就一跃而起，冲向舞台侧楼梯的边门，他们的速度快得惊人，像猎豹，又犹如饿虎扑食。场内的人们还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的当儿，李因因已经被

这几个人像是簇拥又似押解般地 from 边门内走下来。一直呆怔着的金昌浩此刻有些清醒，他奔向后台的化妆间，取来李因因的长风衣，众目睽睽之下，颇情深意长地为她披上。

人们恍然大悟：便衣警察。芭娜娜又要倒霉了，小个子的金老板要倒霉了。不久前这里就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，整顿，罚款，而夜总会里另一位与李因因比肩齐名的台柱子，有“铁嗓子”之称的沙贝小姐，突然莫名其妙地溺水而亡，这使得一向在娱乐界排名老大的芭娜娜萧条了一段时期，现在，又出事了。人们喜欢谈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或灾祸，生活乏味得只能让人们从别人的不幸事件中找些乐趣出来，从而相信自己是幸福的，幸运的，宽宏大量的。所以，芭娜娜夜总会的李因因出事了，除了让人感到意外和吃惊，也够激动人心的。

来芭娜娜消遣的人们都知道，这个多少有些不买账的李因因舞跳的好，让人产生欲望，她的衣着和发式，总是被夜总会的小姐们竞相模仿，她的舞蹈是芭娜娜的一面旗帜，往往在舞台上即兴表演，凭着对音乐的理解和想象力，创作出一切可能的优美的舞姿，既张扬个性，又体现出一种丰富的艺术内涵。用一些自以为头脑中有艺术感觉的人的话说，李因因的舞蹈太美了，无论她是赤裸着大腿舞蹈，还是着西希腊长袍起舞，总有一种强大的冲击力，她舞姿翩跹时，整个夜总会都像是在跳舞。可是，她怎么会和警察搭上了呢？她干了什么？夜总会是个开放场所，人性中最隐蔽的东西尽可流露，没有人在这里唱道德的赞歌，它同时每每为一些罪恶的勾当提供了方便条件，诸如贩毒，洗钱，走私，至于找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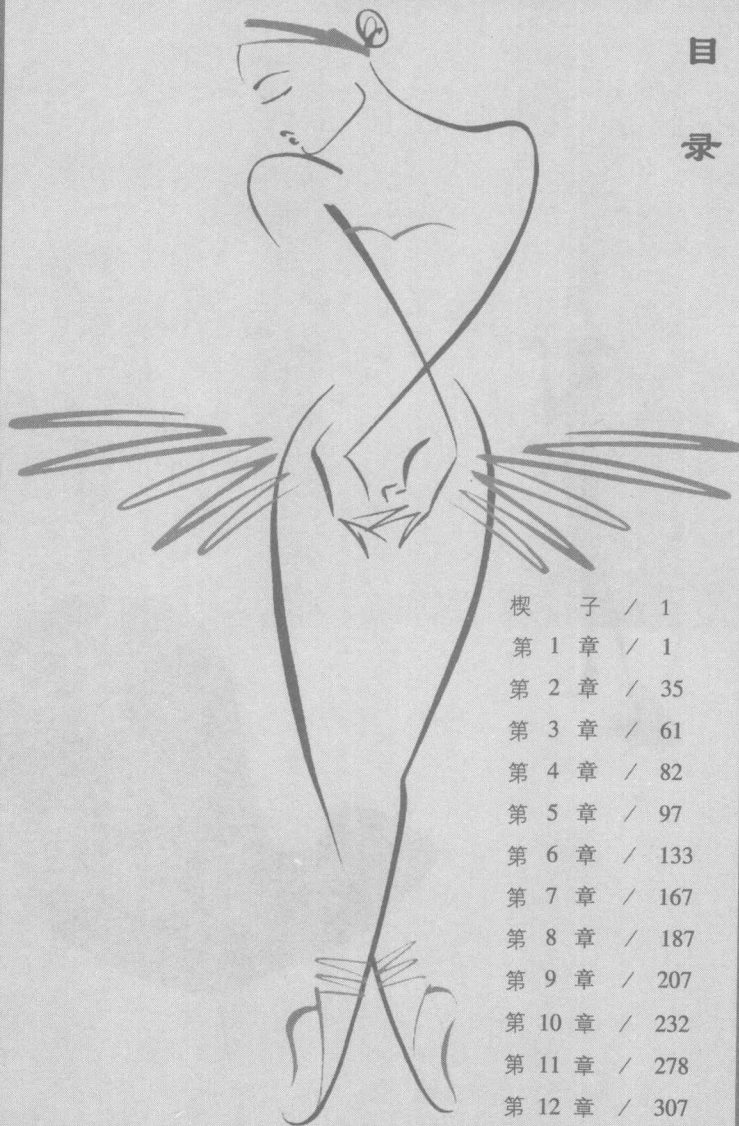
小姐或找几个玩玩乐乐，那属于人性范畴上的正常行为，与显而易见的罪恶不搭界。李因因呢，她会贩毒吗？抑或与前一阵子轰动一时的假钞案件有瓜葛？报纸上只说了三言两语，那个集团性质的贩钞团伙的头目——一个年轻的女人——至今还在追捕过程中。

一直到这个令人惊愕的时刻到来之前，任何人都没有真正看到，芭娜娜夜总会舞台之外的李因因的生活，或许是她出自于本能般地让人捉摸不透，她的脸上总是一本正经，既拒人千里又魅力无穷，举手投足有那么一股无懈可击的优雅。现在人们知道了，难怪呢，跳芭蕾舞的嘛，那是高雅的艺术，摆弄过这种艺术的人，当然会有那么点儿与众不同。可问题是，她干吗要来这种风尘的地方跳舞呢？这多令人不可思议啊，啧啧！

李因因被带走了，犹如一枚炸弹投进了夜总会里。人们记得那时刻的李因因，脸色惨白，像所有的血液都流走了一样，但神情似乎并不特别惊慌，她的步子是特有的，身边的人左右不了她的步伐，两肩向后倾，脸与挺直的颈项呈45度的角度，微微斜视的一个方向，当目光无意识转了一个角度时，眼睛里竟流露出一抹沉静如深潭般的光华，那一瞬间，场内嗡嗡的语音停止了，所有的人都被她非凡的神态震慑住了。

李因因在一片愕然和静寂之中，被推上了停在夜总会门前的警车，这会儿才有人喊了一声：她还穿着红舞鞋呢。

目
录



楔 子 /	1
第 1 章 /	1
第 2 章 /	35
第 3 章 /	61
第 4 章 /	82
第 5 章 /	97
第 6 章 /	133
第 7 章 /	167
第 8 章 /	187
第 9 章 /	207
第 10 章 /	232
第 11 章 /	278
第 12 章 /	307



第 1 章

那天夜里，李因因做梦，有一个人在吻她。她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但她挺快乐，挺渴望的。那个看不清面容的人的吻甜蜜而柔软。仿佛是在一个舞台上，柠檬色的光束打在她和那个人的身上，周围有好多人是陪衬的角色，切切嘈嘈，语音不详。这种情形下，真正地吻很不适宜，也不容易，因因有一种隐私被曝光的感觉，不过，那感觉中夹带着挑衅和得意，是美妙的。

那种吻不是狂吻，贪婪的要吃进对方的吻，或是用力的吮吸，而仿佛是一种情感的初试，两个人的身体并没有靠在一起，都只是向各自倾着头，嘴唇相互衔着。

因因感觉那人的唇越来越润滑的时候，醒过来，似乎唇上还留有梦中的余味。她没有马上睁开眼睛，她在想梦中的那个人是谁，也想多保留一会儿嘴唇上的感觉。那个人让她体验到一种亲切，甜蜜，温存，但他们中间又隔着距离，心理的距离，想不起来是谁，谁会让她有如此的感觉呢？不是白驹，当然不是他。

可每每一想到与男人有关的事，因因总是第一个想到他，这个时候，她身体某个部位就开始隐隐作痛。也许不是痛，因为找不到具体痛的部位，如果真的要痛，那就是膝盖骨——完整的骨头破碎了，她动过手术，她的腿因此就不那么灵活了，但也无大碍，不会改变她走路优雅的姿势，没有影响她在舞台上跳舞。只是，那个人是谁呢？一个在梦中，让她想靠一靠的人……

因因睁开眼睛，窗户的对面，有一扇窗里总是通夜亮着灯，人影绰绰，灯光透过她窗上的镂空薄纱帘，细密地渗进屋子里

来，是因因喜欢的恰到好处的光线，朦胧，迷离，虚幻。这种光线下，适合幻想，适合做梦，也让她感到一种温和的倦怠。

这是一个有风的日子，因因听到窗前那条狭窄街道上掠过的风声。因为风，楼前搭建的违章小房子的瓦楞铁皮板，发出不停歇的声响，冷不丁听上去像低泣，像有人哭泣了一整夜。汽车在街上奔驰，没有鸣笛；传来几声猫叫，隔壁的男人在咳嗽。

因因在薄被子里伸展了几下自己裸着的身体，她侧过身子，向软软的枕头深深地偎了偎，墙上的时英钟“嘀嗒”“嘀嗒”地走动。

她还在想那个男人是谁。

她和他似乎邂逅在海边，一座像城堡的地方，她仰着头时，圆型的屋顶高高的，离地面有相当遥远的距离，这建筑只有在上一个世纪才能见到。长长的走廊，重重叠叠、沉甸甸的帷幔。因因走过长廊时，脚踏在大理石的地面上，却像是走在厚厚地毯上一样，寂静无声。然后，那个人就出现了，他一直在注视她，像恋人那样看她，他眼中有很特别的东西，当他吻她时，他的瞳孔在她眼中放大了无数倍，有金色的粒子在里面闪烁。

他们没有交谈，似乎无需交谈，目光交流胜过了语言，还有那令人心醉的吻。其间，他好像说了句什么，她没听清，或者是没有听懂，而他的话像风中的飞絮一样，飘忽飞舞，倏地，就不见了，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。

他是谁呢？

因因似乎意识到，那个人没有权力吻她。究竟为什么他没有权力呢？大概是他身边有伴侣的缘故，不是妻子，是伴侣，所以，他可以偷偷摸摸地吻她。他与因因保持着身体的距离，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可以在遇到不利的情况下随时都能及时撤退。

也许！因因想。但她并没因此觉得沮丧，那个吻实际上是在虔诚地探寻她的吻，想象不出的虔诚，让人有些感动，这是令她

回味的原因。不过——因因转了个身——想久了，梦中那个吻的感觉就淡了，嘴唇不再有任何感觉了，因因的意识转开了，她转念的第一个问题是，现在几点了？是啊，几点了啊，这样想着，心中就有一阵莫名的紧张，大概不早了，她得起床，她得去工作，还得赶快，也许已经来不及了。她忽然觉得是那个梦让她的睡眠比平时抻长了些。

因因心中有一瞬间的悸动，她不想迟到，这与她对现在的工作热爱与否无关，只是一种习惯，习惯让她每每有一种惊恐，害怕自己的身体已经不适合再去工作了，害怕有什么东西阻挡自己，妨碍自己，纠缠自己。但是——因因又翻了一个身——她的工作时间都是在人们睡眠的时候，在人们睡眠的时间里工作，早一会儿晚一会儿又有什么关系呢。

因因闭上了眼睛，就这时候，内心蓦地涌上一个声音：你必须起床。是的，她知道她得起床了，曾经有过一段惶惶不安的日子，她失掉了工作，还失掉了其他一些东西，整个人在猛然间，像失了重心后所处于的一种不安的状态中，又像是在一个湍急的河流中跋涉，随时都可能被激流冲倒，卷走。

恐慌，因因恐慌起来，当一个人面临着某种危险，或意识到危险时，就会有这种感觉。这感觉由来很久了，虽然她已经度过令她感到恐慌的时期，但还时时地被恐慌的感觉找上来。因因害怕这种感觉。

因因猛地坐起身，是的，她必须得去工作，失了重心后的感觉似乎在内心打上了烙印，她必须不停地工作，就像你要在激流中竭力保持着平衡，不能任其卷你而去一样。要工作，工作，而工作惟一动人之处，就是让人获得足够的力量排除不安。

因因在喷头下淋湿了全身，用香沐露涂遍身体，又快速地冲淋。她觉得刚才躺在床上，回味梦中的吻和那个不知道是谁的男人，毫无意义。她不认识他，也不会认识，她身边总有其他人，从

陌生到熟悉，再回到陌生，她从来没有刻意地去了解一个人。而且，她相信，在梦中，这种津津有味能够激起无限欲望的吻，不是现在哪一个身边的男人能够给予的。她还是不知道他是谁。

站在镜子前，因因将长长的头发向上梳去，朝着一个方向旋转，然后，盘在头顶，用发卡卡住。她在盘起的发髻上系了一条短丝巾，丝巾垂到脸颊旁，仿佛有一只小手在抚弄她的脸。因因有许多各种质地颜色的丝巾，薄如蝉翼，轻柔如气。长的丝巾搭在胸前，在脖子上绕两圈儿，下摆垂到膝上，有风时，丝巾就在她的身前身后飘着。

因因套上了弹力极好的贴身服，丰韵有致的身体曲线凸现出来。因因一直为自己的身材和肌肤骄傲，她每星期要做一次全身护理按摩，用土耳其出产的按摩油，这种油膏能使人的肌肤保持恰到好处的湿度和嫩滑，她的皮肤因此摸上去像丝，像绸，像膏脂。曾经有一个男人说像他射出的精子那么滑。说这话，当然是在那种暧昧的时刻，没有任何设防的时刻。但，精子和皮肤——这里面有必然的联系吗？因因对此不置可否。

因因套上一件风衣，把手袋拿在手里，她全身上下的装饰物除了丝巾，再有的就是手袋了。她的手袋和丝巾一样的多，她常常一个人去商场和专卖店转悠，只看手袋和丝巾，除此之外，因因不戴任何首饰。

因因临出门时，朝墙上的石英钟瞥了一眼，还有一点时间，来得及，当然会晚一点儿，但没关系，沙贝怎么说：“谁都不是夜总会一盘不可缺的菜，夜总会最不缺少的就是女人。”是的，她不过是一个在夜总会跳舞的女人，她不去，别人很快就会补上她舞蹈的那个时间档的空缺，哪怕是最次等的事物，也会使人产生出不胜任的惶恐，所以，必须得不停地努力。

因因走出楼梯口，很快，一辆出租车停在她身边，因因钻进车子的当儿，又想到了在梦中吻她的男人。她记起梦中的一个情

节，她的手伸到他裸着的前胸，触摸到了一根又一根鬈曲的汗毛，她把那些毛绕在自己纤细的手指上了，不知为什么，那些绕在手指上的汗毛变成了一条条的水的波纹，而波纹越来越汹涌，她整个人被浸漫了，她也察觉到自己正在往一个漩涡中沉去，沉去。

因因知道她梦见的那个人是谁了。

那次翻车沉江事故，发生在因因与费奥南多同台演出后。那个时候，因因在波兰华沙。她与白驹、红莲、乔乔三个年龄相仿的伙伴，被团里做为苗子，送到欧洲接受培训。华沙芭蕾舞团是欧洲老牌舞团，10分钟情于古典：短裙，脚尖儿点地，击腿跳，伴有拍打动作的凌空跃，《吉赛尔》、《睡美人》、《天鹅湖》、《胡桃夹子》、《灰姑娘》，这些著名的剧目一直是保留的传统节目。芭蕾舞这种一向在国内曲高和寡的艺术，在欧洲要更受人爱戴。费奥南多是华沙团的一流演员，人相当傲气，除了演出，很难见到他。

因因一行四人到华沙的第二天，团里举办了一次欢迎会，老团长通过翻译，讲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话。他说中国把四个最有前途的芭蕾舞演员送到我们这里来了，我们要像接待贵宾一样欢迎他们。接着，主持欢迎会的主持人想请费奥南多说几句，费奥南多耸耸肩，拒绝了。他不了解中国，也不了解这几个孩子——因因几个人又单薄又腼腆——他无话可说。因因那会儿就觉得费奥南多是个难以接近的人。

但是，费奥南多的完美舞台形象，却是有着深深的感染力的。因因最喜欢费奥南多和一个叫丹娘的女演员演出的《天鹅湖》，他们的表演富有诗意，又极超凡脱俗。第一次坐在台下看费奥南多演出时，因因因为他那种艺术的表现力而惊讶，她又倾慕又激动，心里想着，如果有一天，若能和费奥南多一起演出，该是多幸运的事啊。舞台上费奥南多的面孔严肃、毅然，呈现出殉道

者的魅力,与平日的傲慢不同,在团里,与他配戏的女演员只有那么一个两个人。因因知道,想与费奥南多演对手戏,有点几天方夜谭的感觉。自己和伙伴们,无论是形体和舞蹈的功底,比照华沙芭蕾舞团的任何一个演员,都远远不足的,尤其那个丹娘,更是没法比,她的身体就像橡胶一样的柔软,在舞台上有着惊人的绝技,与费奥南多配戏的也只能是这样的演员。

因因看着台上的费奥南多,心里下着决心,一定要好好练功,即使不能和费奥南多这样大牌的演员演出,也不能让他过于轻视,因因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,费奥南多不属于在欢迎会上说话,就是轻视她和伙伴们。

因因来华沙的第五个月,有一次,她和三个伙伴随团为到访的阿拉伯国家的王室成员演出,开演前半小时,与费奥南多出演《天鹅湖》的女主角丹娘,忽然就犯了心绞痛,这种情形下,剧组就得更改剧目,但此时,节目单已经分发下去了。带队的大胡子团长征求费奥南多的意见,换哪一出剧?大家的目光全都转向费奥南多,在等待着他的决定。费奥南多思忖了片刻,坚持演原定的剧目,随行的几个女演员条件都不错,如果费奥南多不是太挑剔,她们是可以胜任的。

由谁来演呢?费奥南多的目光,在几位华沙舞团的女演员们的脸上扫视了一圈,她们默默地回应着费奥南多的视线,都怀着不同的希望和怦怦跳动的心,等待着。费奥南多的目光落在了站在角落里的因因的脸上,停留了片刻,因因因为费奥南多的目光心跳了。她为自己心跳而感到脸红,又单单想到了这一点上,不由地涌上一股难言的感受。在团里,有演出时,除非是费奥南多是主角,不然,因因几个人都会有上场的机会。只有费奥南多在这方面是不通融的,他对演出的阵容要求极严格,他不信任从中国来的几个小演员,而就身体条件来说,因因和另外两个女孩子还达不到成熟女性的身材。费奥南多的视线转开了后,因因抿紧了

嘴巴，她有一种失落，那之前的一个瞬间，她似乎从费奥南多的目光中看到了某种希望，刹那间灵光一现的感觉，像从壁炉膛里迸出的火星，一闪，火星熄灭了。

这时候，因因见费奥南多走到因因的指导老师面前，说了几句话，老师的神情有些异样，向费奥南多求证着什么，费奥南多很坚决地点点头，然后，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因因，因因的心怦怦地又跳了起来。指导老师犹豫不决地走向因因，因因仿佛觉得老师走向自己的那短短的距离，变得遥远而漫长，老师每走向自己一步，她的心就停跳了一下。

因因被费奥南多选中了。

这太突然，像做梦，她在梦中都想着与费奥南多配戏，当这个梦想实现了时，她完全不知所措起来。费奥南多的这个决定引起了一阵的议论，怀疑的目光在一时间沉沉地落在因因的身上。因因的身体变得僵硬，喉咙发哽，她说不出话来。白驹站在她身后，担心地问她：“你行吗？别砸了呀。”因因的眼圈儿一下子红了。

费奥南多怎么会选上自己呢？因因忽然记起一个中午的事情。那天，团里所有的人都在午休，女孩子们则结伴外出。因因把自己关在排练大厅里练功，她练习的正是《天鹅湖》中的片断，她全神贯注，一丝不苟，一遍又一遍地完成一套难度极大的旋体动作，衣服湿透了，头发也粘糊糊地贴在额角上，她全然不顾，沉浸其中。

正巧，费奥南多带一帮人去吃午餐，经过大厅，他看到了因因，从因因身边走过时，费奥南多的脚步顿了一下，走过去后，还回过头来看因因，他蓝色的眼睛很严肃。

因因和费奥南多利用开演前的一点时间，进行排练。因因每每出现小失误，费奥南多用手势向她示意，耐心地做着示范，还轻轻拍她的脸蛋安慰她，鼓励她。他脸上全然没有了傲气，动作

极有耐性。从这时候开始，因因就觉得不用翻译，她也能看懂费奥南多眼中的语言。

因因的指导老师在一旁给她打气，“最重要的是放松，放松！要相信自己，你是这几个孩子当中最有前途的一个，多珍贵的机会呀，是费奥南多呀，这一次的演出可能决定你将来回国后，在国内舞台上的地位。”

因因知道自己的紧张非是舞蹈技术而是感觉和心理问题，她太紧张了，她几乎认为这次演出是圆了她的一个梦想。她扭脸看到白驹和另两个伙伴，他们的目光中有羡慕，也有期待，白驹还把握紧的拳头朝她举了举。因因抿了抿嘴唇，她做了几次深呼吸——指导老师说过这是缓解紧张最好的办法。

舒缓的音乐响起，因因微阖上眼睛，滑出了舞步，如泣如诉的音乐进入她的脑海里，有些低沉，但却令人无限遐想。因因的脑海中出现了一片白桦林，一个宁静的湖泊，一只引颈浮游眼神忧郁的天鹅。渐渐的，她融入了音乐之中，抬腿，伸展，旋体；身体柔软了，婀娜了，舒展了，她飘舞起来，仿佛神经中有一种东西，贯穿着经络和肌肤上的毛细管儿，一直流到她的手指尖儿，她旋转起来，不停地旋转，旋转，她一气旋了30圈。

一旁的费奥南多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，等因因停下来，他走上前一下子举起了因因，因因轻叫了一声，眼里霎时含上了激动的眼泪——她笑了。她用刻苦和努力证明了自己。

演出后，因因和费奥南多的距离拉近了，两个人再见面时，费奥南多不再向从前那样视而不见地走过去，他向因因送过来满脸的笑容。有时，动手拉一拉因因的头发。他关注起因因的练功，就形体动作提醒因因，配合因因进入某部剧的剧情之中。在因因的心目中，费奥南多的倨傲多来自于他的性情，并非是目中无人和妄自尊大。有时候他看上去就像个大哥，当他的眼神注视你时，总不由得令人怦然心动。因因想，如果不是语言上的障碍，